

Xiemenai

血脉

陈沛 著

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

张炜 强力推荐

全书从1909到1949，四十年的时间跨度，
以古州偶家见、贤、思、齐四代人的成长和命运为经线，

以国家民族和偶家的事件为纬线，力图通过一个
家族、几个具体人物的命运，折射国家、民族
甚至世界的风云变幻。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血脉

陈沛 / 著

Xuema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脉/陈沛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5

ISBN 978-7-5396-5339-6

I. ①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8655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朱寒冬 刘冬梅
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35.5 字数:550千字

版次: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上部



(1909~1929)

- 1 1909 竖旗杆 … 003
- 2 1912 兴学堂 … 036
- 3 1916 贺新郎 … 069
- 4 1919 人之初 … 099
- 5 1921 生与死 … 133
- 6 1923 中兴梦断 … 164
- 7 1927 拔贡之殇 … 198
- 8 1929 国仇家恨 … 230

下部



(1930~1949)

- 9 1931 情何以堪 … 269
- 10 1933 而立知难 … 300
- 11 1937 国破家难圆 (上) … 336
- 12 1940 国破家难圆 (下) … 375
- 13 1942 兄弟反目 … 411
- 14 1945 偶思过之死 … 447
- 15 1947 乱世图存 … 488
- 16 1949 各奔前程 … 523

上 部

(1909~1929)

耕读传家 诗书继世 见贤思齐

——古州偶家辈分排序

不分家 不卖地 不纳妾 不赌钱 不吃土(鸦片)

——古州偶家祖训

1 1909 竖旗杆

背景

古老,代表顽固,但也可能腐朽。悠久,意味着神奇,抑或诡秘、荒诞。

这是一块古老的版图。这是一个悠久的国度。外表奢华、威仪,内里已腐朽不堪,像一具刚刚出土的千年皇棺,湿泥下之漆画光鲜夺目,但一遇阳光、空气,便颜色尽失,瞬间化为齑粉……这样的版图上无论演出什么丑剧、闹剧,毫不稀奇。

“我不挨这儿,我要回家!我不挨这儿,我要回家!我要找奶奶……”3岁的溥仪被父亲载沣抱上太和殿的宝座时,哭闹得更凶了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农历十一月初九,北京紫禁城内,宣统皇帝登基大典正在进行。载沣单腿跪在宝座下,扶住儿子,连声哄劝:别哭别哭,快完了,快完了!一会儿咱就回家,找奶奶,啊!一会儿咱就回家,快完了。

隆冬寒天,载沣满头是汗。小皇帝满脸泪水,哭得岔了气儿。

闹剧自农历十月二十日(1908年11月13日)拉开帷幕。37岁的光绪皇帝气息奄奄、陷入昏迷,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。得此确信,时年73岁也已病入膏肓、命悬一线的慈禧长舒一口气,于日暮黄昏之际传下懿旨,由醇亲

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。

醇亲王载沣一家跪接懿旨。3岁的溥仪还没断奶，哭着闹着往奶奶怀里钻。奶奶则急火攻心，昏厥过去。醇王府头生男孩子满月之后，归奶奶带，吮乳母的奶，与生母隔离。

第二天，溥仪先被弄到养心殿叩拜已经驾崩了的光绪皇帝，再去仪銮殿叩拜一息尚存的慈禧。

一个说了不算的皇帝，一个不是皇帝却说了算的老女人，只隔了一天，都死了。留下种种猜测和想象。

……登基大典终于结束。文武官员窃窃私语：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？怎么说快完了呢？咱大清王朝不是亿万斯年与天地同寿吗？怎么能说快完了呢？

载沣似不闻，抱紧哭瘫了的儿子，快步如飞，家中老母还病着呢……

古城

北京城东南方向1000里，山东境内，有一座名城——古州城。

向北，一马平川到渤海；向南，翻过沂蒙群山是黄海。南取一点，北取一点，在山东半岛凸出大陆处画一条直线，正中处便是古州城。

城小，名气却大。

“古州城”三字名副其实。“古”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地，黄帝、蚩尤争霸；“州”更有据可查，大禹治水划分天下九州——都可以洋洋洒洒说开去。且撇开前两个字，单说“城”。说，明王朝建立前，朱元璋攻克徽州后，一个名叫朱升的隐士建议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。朱元璋深以为是。君临天下后，他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。在“高筑墙”中，最受皇帝重视、重新加固修整的城池中，前三名依次是：北京城、西安城、古州城。

查典籍，明所重修古州城，与西安城的规格标准相同。

史载：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山东都指挥使主持改建古州城。“增崇数

尺，垒石甃壁”。重修后，城墙高12米，与西安城同高。城四周绵延长达13公里，比西安城长1.1公里。城西、城北依托桃花河，涧深城高，更显雄壮、巍峨。城东、城南则有人工开挖的护城河。城墙每隔百米建有一座“敌台”，“敌台”顶与城墙面平，墙则突出七尺，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之敌。比敌台更宏大的，是城墙四角的“角台”，其上有高大华美的楼阁，称“角楼”。战时，角楼是重要的指挥和防御场所，平时则是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登高望远、饮酒赋诗的绝佳去处。古州城东南角楼与北城门、大石桥，均在古州八景之列。欧阳修、范仲淹知古州时，都有写东南角楼的诗词传世。范仲淹写道：“一带林峦秀复奇，每来凭栏即舒眉。好山深会诗人意，留得夕阳无限时。”

古州城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座城门，名海晏、阜财、岱宗、瞻辰。四门均设正楼、箭楼、闸楼三重城门。闸楼在最外，其作用是升降吊桥——放下吊桥，人马才能出入，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多有此类镜头；箭楼在中，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，供射箭用；正楼在最里，是城的正门。箭楼与正楼之间由弧形城墙连接，称“瓮城”，既可屯出城突击破敌之兵，也可聚歼最先攻进第一道城门的敌人——恰合“瓮中捉鳖”之计。

城墙虽好，但古州城最值得骄傲、敢称全国第一的，不是城墙，而是石板街。

城里，从东门到西门，从北门到南门，以及县前街等主要街道都是石板街。城外，北关大街、东关大街，也都是石板街。

有些古城镇也有石板街，但大都用山皮石，大小不等，不方不正，好歹拼凑铺就；古州城的石板街是真正的石板街：用一方方规规矩矩的青钢石铺成。料石之大小、厚薄，如同石碑，材质之优良，也如同石碑。每块石板长100厘米，宽60厘米，厚25厘米。特别是铺在路中间的六行，四角方正，整齐划一，绝无破损，千百年来被人畜车马打磨得光可鉴人。老人说古，某朝某代，有一纵剽悍的马队迎着飞蝗般的箭镞，杀进古州城，自以为得计，却悔之不及——只见马蹄铁火星四溅，一匹匹战马前仆后继，纷纷跌倒，绝望嘶

叫。城中马蹄上包了麻布的骑兵乘势杀出，如割菜花般，收取一颗颗人头。

多少次，古州城石板街被鲜血浸溢，又被大雨冲刷，兼之春露秋霜、严冬冰雪，方蕴润出玉的质地与光泽。

古州城虽自古以来为名城重镇，毕竟不似北京、西安曾为数朝古都，何以能铺设全国最优良的石板街？

古州城南、西两部临山，连绵不断，望之如海浪翻腾。山是一色青石山，石质细密，打磨后光可鉴人，敲之清脆悦耳，有金石之声。最佳者名“青钢石”，是各类石雕的绝佳材料。深山寻幽，忽闻叮咚之声，似山泉，又似高僧拂琴，循声而去，却是几个石匠，正雕琢青钢石，佛头栩栩如生，雄狮已现雏形。历朝历代古州均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寺庙之多，难以计数。20世纪末，西门附近施工，铲车挖出一古寺佛教造像窖藏，成为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——佛像造像年代之久远、造型和雕工之精美，令维纳斯相形见绌。而据考证，这些精美绝伦的造像，都是用古州青钢石雕成的。

古州城的石板街，就用一方方青钢石铺成。

物以稀为贵。多，就不值钱了。运到外地，青钢石是名贵的石材。雕刻，石碑，建筑装饰，石桌石凳，都是上品。可在古州城，由于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便成为普通材料，城里城外不论有钱还是没钱的人家，都用青钢石垒房基、盖门楼。要说区别，有钱人用的青钢石方方正正，甚至凿以线条；再有钱的，当门面处几块，雕上花草葫芦蝙蝠等吉祥图样。没钱的，就取相仿厚薄的，用锤子敲打几下，垒上去，照样万古千秋。

甚至，山民将山坡辟出一块地，取劈下的碎石垒墙、造屋。乱石放不稳，就用更小的石片垫。屋造好，只把里面抹一层黄泥，外面则不管。看上去石块杂乱，缝隙宽窄不一，屋里却不透风。更有的人家屋顶也用山皮薄片搭成，虽大小不一，但薄厚相似。远远看去，一个个山村，灰白色碎石墙和灰黑色石板屋顶重重叠叠错落有致，一株株大树黑枝盘曲叶落柿红，山路弯弯，小桥流水，村姑依稀，鸡鸭鹅狗牛羊出没，在文人骚客眼中，颇具诗意。

细说起来，古州城的一切，都与青钢石有关：阔大的城门，用大块细细凿

了的青钢石砌成,起拱。寺庙的碑、大门、台阶,更是用青钢石建造的。还有一座大石桥不得不说——北门瞻辰门外没有吊桥,而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大石桥。大石桥桥身以巨型青钢石筑成(据说石缝中灌了铁汁——又有糯米汁之说,待考),高九丈,阔三丈,长十五丈,七孔。桥两端各有一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,粗大的方形石柱上雕着祥云,柱座前为狮后为鼓,两座牌坊形制完全相同,只匾楣横石上刻的字有所不同,年代久远,斑驳难认,好在因为大,细细看时,尚能辨出“山高水长”“人杰地灵”“物华天宝”等字样。大石桥两侧石柱顶上,石宝瓶石狮相间而设,石宝瓶样式划一,石狮子则形态各异,活灵活现,母狮子搂着小狮子,公狮子按着绣球。桥栏杆中间所镶石板,有的镂空,小孩子可以由此窥探桥下风光,有的则是《二十四孝图》浮雕和缠枝牡丹。在桥西侧的迎水面上,每个桥墩各有一个龙首长鬣的怪兽石雕。据说,龙有九子,性情各异,此怪兽为其九子之一,喜喝洪水,镇水。所以无论桃花河水如何暴涨,总不会没过桥墩。一年之中,山洪就那么几天,大多数日子,河水清澈,水下的鹅卵石晶莹可爱,水草随水飘动,小鱼小虾在水草间出没。

古时街道命名比较简单,城内为“门”,城外为“关”。以瞻辰门为例,城门内称北门大街,城门外则称北关大街。出北门,下坡过大石桥,是一个长长的上坡——这个坡就属于北关大街了。北关大街不是太长,约千步,北头丁字路口有真武庙。街两边均为出厦的店铺,人来人往,比北门大街还要繁华。

上溯几十年,北关大街一度被称为偶家大街。因为街上的铺子曾经全姓偶。

本书单说北关偶家。

传说

据说,古州偶家祖籍江西,先人逶迤经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。

血脉

烈日炎炎，黄尘滚滚。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队伍中，偶家的先人并无甚特别之处。一样的蓬头垢面，一样的劳累不堪，鞋面上一样积着厚厚的黄土。男的挑着担子，女的挎着包袱。男的身体健壮，高大，方脸宽额，粗手大脚，脸、手、臂、小腿一律是古铜色，最突出的特征是眼袋肥大，眼角微微下垂。女的略显单细，但面容清秀，不似一般下等人家出身。她不错眼地盯着丈夫身前的筐。筐里躺着七个月大的儿子。另一个筐里是斧刨锯铰全套木工工具。

……晓行夜宿，跋山涉水，翻过太行山，已记不起走了多少日子，只听说早已进入山东地界。到处地广人稀，田地荒芜，村舍寂寥。这日过午，涉过一条浅河，一向安静的孩子突然哭闹不止。女的拽住筐，不容置疑地操纵着男人离开队伍，就近拐进林子——却是一处坟园，高高低低全是柏树。她抱起孩子，树荫处石供桌旁坐了，孩子叼住她肥硕的乳房，小舌头卷紧乳头，贪婪吮吸，小手抓住另一只乳房，两只胖胖的小脚丫交替蹬踹，乌溜溜的眼珠与母亲对视，很是得意。一顿吮吸，女人的两个乳房都空空如也，小东西肚子圆圆似西瓜，仍不罢休。此刻，长长的迁徙队伍早已不见踪影，黄土路上尘埃落定。女人掩怀，将孩子竖起拍拍后颈后背，眼盯着从柏树林里转回来的男人，那意思：走？

男人移开目光，足蹬残碑，目视远方，腰间拔出烟袋——一头是铜制的烟袋锅，一头是玉制的烟袋嘴，中间是一尺来长、骨节细密、中间打通了的紫竹烟杆儿。烟袋锅伸进烟荷包里，挖满并且压紧烟末，咬住烟袋嘴，腾出双手以火镰击打火石，引火捻，点燃烟末，深深吸进一口，憋一憋，很惬意地吐出。递给女人，女人摇摇头。男人不再谦让，三五口吸完，石碑上磕磕烟袋锅，别在腰上，收回目光：日他娘的，走走走，走到哪儿是个头？今天咱们就听孩子的，不走了。

女人目光转向孩子。孩子已经睡着了。脸上的绒毛根根竖立，毛茸茸金黄透明，清晰可辨。脖子上有根青紫色的细筋，一跳，一跳，跳得女人心中荡起水纹。

孩子还小,看不出眼袋大小。

刚才男人在坟地里转,寻下三间草屋,大约是看坟人住过的。

走,或者不走,全凭男人一句话。安顿一家三口吃住,都是女人的事。

……改朝换代,总以百姓尸骨铺路。其时山东境内的许多村庄都成了无人村。偶姓夫妇以坟地破草屋为家,休养生息。河边有泉,林地有柴,满坡的庄稼虽然稀稀落落,但籽粒一天比一天饱满,掺上野菜,足可果腹。男人每天到附近村子转,间或拖出几个死尸,埋掉。女人并不问,一日三餐、洗洗涮涮之外,抱着孩子在附近寻较为成熟的玉米棒子、高粱穗头,挖野菜。七八天,也许十来天,他和她断定,几个村的人都死光了,他们可以到村里任何一处宅子里居住,耕种附近任何一块土地。于是,他们搬进了村里最大的一处宅院,圈定了河边最肥沃的五十亩地。

何止于此。有人说,男人从大宅院牲口棚的牛马粪下,挖地六尺,捧出一大罐银元宝、一小罐金元宝。

这是传说,当不得真。宅子和河边地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于是,在古州城正东五十里处,便有了偶家庄。

星转,斗移,草枯,草荣,转眼间几十年、一百年或二百年过去了,偶家庄一个18岁的后生心生叛逆,对着一帮同龄人蛊惑不已:“咳,老祖宗也太糊涂了,安家立业这么大的事儿,怎么能听小孩子的,在这破地方安家?咬咬牙再多走一天,就到城里,为啥不到城里安家?城里多热闹,吃的、玩的,咱乡下人想也不敢想,更甭说还有那么多光鲜的大闺女小媳妇,走路,屁股一扭一扭,眉会传情,眼能勾魂,在城里活一天,死也值了!”口吐白沫,手舞足蹈。听者两眼放光,晚上做梦娶城里漂亮媳妇,跑马,白天下地呵欠连天萎靡不振。“罪过啊,罪过!”族长痛心而且疾首,“唉,都怪我——我看他聪明伶俐,才带他到城里做买卖,不料竟生非分之想!”族人代表大会开了三天,决议:净身出户,撵出偶家庄,永不许回来。

小伙子岂止是“忤逆”,竟然早与古州城方记烟店的独生女儿好上了!古州烤烟名“古州大金叶”,闻名天下。偶家庄每年一大进项就是种烟、烤

血脉

烟、卖烟。头等叶称大金叶，由方记烟店照单全收。方家姑娘漂亮，偶家小伙机灵，虽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但百密难免一疏，更何况烟店老板和老板娘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年代久远，详情难考。总之若干年后，方记烟店移至北关，改名“公利”，姓了偶。据说，小伙子带来的细软差不多能买下这家烟店——父母就这一个儿子，“财产尽付与”。

“忤逆”儿女成群之后，雇了大车，把父母接到北关大街颐养天年。他买下北关一处宅院，让已不年轻但仍然漂亮的媳妇补上伺候公婆这一课。“忤逆”回偶家庄接父母时，老族长已经死了。族人都笑脸相奉，不少人信誓旦旦地说：打小就看他有出息。

这是传说之一种。《偶家族谱》上并没有记载，因此当不得真。另有一种传说与此大相径庭，且无趣得很。说，偶家的某一支，带着全套木匠工具，从偶家庄来到北关打拼，无非是吃苦受累，艰苦卓绝，手艺了得，价钱公道，名声远播之类，若干年后，用积蓄在北关大街开了公利烟店。烟店一炮打响，几十年之内，买下北关大半条街。

此说也无文字记载可查。

总之，有一段时间——大约在清朝中后期——北关大街所有的房子、铺子都姓偶。人们说起来，不称北关大街，干脆叫偶家大街。

锣声
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。初秋某日。晴。有钱人家午睡起来，喝午后茶的时辰。

两个衙役一出县衙大门就斗嘴。瘦而高的提一高把朱漆盒子——乍看像食盒，两尺长，一尺宽，却只有一寸高，显然放不下什么吃食和点心。胖而略矮的拎一面铜锣。矮的要敲锣。高的说急什么急，惊着县大老爷三姨太刚生的小公子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当然是算我的。美的你吧。老爷正眼也不瞅你。老爷只会骂我：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？为啥叫他跟着你？不

就是叫他跟着你学？

矮胖的嘟嘟囔囔，听不清如何反驳。

秋高气爽。阳光很好。昨夜一场急雨，北门大街的每块石板都纤尘不沾，明晃晃泛着青灰色的光，耀人眼目。四只千层底的鞋踏在石板上，每一步都乒然有声。太阳照着后背，有些燥热。突然眼前一黑，身上一凉，人已走进城门洞了。矮胖者一个激灵，下意识地敲响了手中的锣。城门洞幽深寂静，啜一声巨响，回声不绝于耳。走在稍前的瘦高者惊得双脚一跳，差点撇了提盒。矮胖衙役自知失手，慌忙用手捂了铜锣。锣声如被猛然粘住的蝉，戛然而止。他媚笑着向瘦高者道歉。瘦高者瞪他一眼。出城门是瓮城。又是一个城门——外城门。出外城门是下坡。然后是石碑坊，大石桥。

此刻，6岁的偶思非正由奶奶偶钟氏牵着手，在大石桥上玩耍。

秋风可人。天蓝云白。小思非挣脱了奶奶的手，把住石栏杆，踮起脚，看桥下风景。小虾在水草里蹦，小鱼在急水里游，螃蟹在大石桥的石缝里挥舞着两只大钳子，你伸进手去抠，它就狠狠钳你。石缝里还有鲢鱼呢，大头、大嘴，吃小鱼。河底的淤泥里，泥鳅一钻一钻，刺溜，不见了……都是八爷爷告诉他的。

“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。”偶钟氏紧紧抓着孙子手腕，“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吗？不看了，奶奶给你讲二十四孝，你看这是谁？”

“吴猛饱蚊。”小思非不回头。河边有好几个孩子，跟他一样大，或者比他还小，有的在水里，水很浅，很清，只没过脚面。那个弯了身子双手往水中摸的，是发现了小虾还是小鱼？抑或是螃蟹？奶奶绝对不带他下桥到河边去。奶奶总说他还小，还小。

“不看了，挺吓人的。到这边来，看看这个孝子是谁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啜的一声钝响，从城门洞传来，祖孙俩都吃了一惊，循声看去，见高瘦与矮胖两个衙役走出城门，走上了大石桥。

走过大石桥就是上坡了。瘦高者朝矮胖者点点头——后者正眼巴巴地等着呢。



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

锣声里，瘦高衙役每隔十步停住，挺腰凸肚，聚起精气神喊：

“报——！皇上恩典——！偶家大公子——高中拔贡咧——！”

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

“报——！皇上恩典——！偶家大少爷——高中拔贡咧——！”

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

“报——！皇上恩典——！偶家大老爷——高中拔贡咧——！”

喊时，手中的盒子也略略一提。

所喊的大公子、大少爷、大老爷其实是一个人，名叫偶慕贤。

越走，报喜的频率越高。

偶慕贤住街北头。

锣声噹噹，偶钟氏正疑惑不定，一个穿长衫的男子朝她鞠了一躬：“偶家大奶奶，你快回家吧，你家大少爷——哦，就是这位小大少爷的爷，得了功名了呢，恭喜恭喜！”偶钟氏愣了一下，奋力拽起孙子，挪动小脚，身子前倾，趑趄趑趄上坡，回家。锣声远去，长衫男自言自语地说：朝廷废止科举已经四年了，怎么还钦点什么“拔贡”？想不通，摇摇头过桥，进城去了。

“这位小大少爷的爷”——偶钟氏的儿子偶慕贤时年 29 岁。

名分

偶慕贤和他的父亲偶见远、儿子偶思非，都是偶家“正子正孙”。

“正子正孙”之说，并不通俗，或许只在古州城一带流行。中国是皇权社会，男权社会，凡事须讲究名分。所以载沣家的头生男孩就得与生母隔离，由奶奶带，吃奶妈的奶。上行下效，不论穷富，老百姓也看重头生男孩——长子，长孙。长子长孙有很多的特权。比如偶家，一直由长支掌管财政——长支又派长子掌管。

长子好说。结婚生孩子，女孩不算，头一个男孩就是长子。长孙就有些

含糊或麻烦。譬如某个男人有不止一个男孩,两个或三个,三个或五个,甚至更多——妻妾成群,像皇帝那样有十几个几十个男孩也不是难事。那么,这些男孩大了,结了婚,再生出来的男孩,哪一个算是长孙呢?有地方规定,不论大小,长子所生的第一个男孩是长孙。而有地方规定,不论哪个儿媳生的,只要是先生出来的就是长孙。还有地方规定,妻所生可以参与长孙竞争,妾生的则无资格……

但在偶家,从偶慕贤的爷爷偶世风开始,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偶世风是这一辈人的老大(族谱上简称行一),长子,毫无争议。偶世风生出儿子偶见远时,胞弟偶世雨还没成亲呢,不用说,是长子生出了长孙,再往后,偶见远又生出偶慕贤,偶慕贤又生出偶思非,都是长子生出长孙。长子长孙代代相传长期“领跑”的状况并不多见,有人便称之为“正子正孙”。

偶世风何以能一枝独秀,人丁兴旺?形而上的说法是风水好,老辈子积德。可是,偶家都住在北关同一条街上,而且一律是住在街西侧(街东侧都是偶家前店后坊的街房,临街是门头,后面是作坊、仓库)。风水要好都好,又是同一个祖先,若说积了德,也不会只惠及偶世风一支。

偶世风一支“人口旺”,对于别人家,其实是好事。越是人口不旺的,越是辈分高。同男孩子、名分一样,在中国,辈分也是极重要的——甚至更重要。你再能,也是我的侄子、孙子,甚至重孙子,见了我,还不得乖乖地叫我叔?叫我爷爷?叫我老爷爷?

偶家宅子大,有两个门口,称南宅子、北宅子。南宅子辈分普遍比北宅子高。

偶世风是北宅子的——北宅子是长支和三支,二支住南宅子。

旧话重提。当初那个“忤逆”——若以成败论,是英雄——是有名字的,古州北关偶家世袭图上写得清清楚楚——偶传河,行三(两个本家堂哥名传海、传江)。偶传河虽然被判“非我族类、净身出户、永不许回偶家庄”,却剥夺不了他本来的姓名,也限制不了他仍按祖上的规矩给孩子取名。偶家的先人——不知是哪一辈的先人——学孔老夫子的做法,选了十二个字